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海外藏书大系

下

广来整理

云中雁三闹
太平庄

清·佚名/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海外藏書大系

云中雁三闹

太平庄金传(下)

〔清〕佚名著
广来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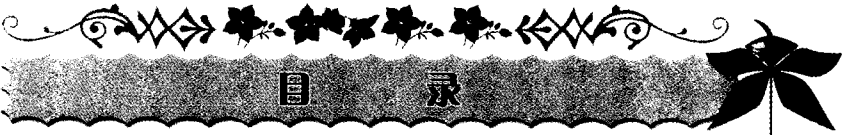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第二十六回 抄家产钟府遭殃
逃乡土夫人避祸 (217)
- 第二十七回 章员外仗义疏财
钟公子母子重逢 (224)
- 第二十八回 钟夫人将女联姻
章员外教儿伴读 (232)
- 第二十九回 感时光钟生流泪
思父母云姐伤情 (240)
- 第三十回 下南闺夫妇相逢不识
会东床宾朋聚会谈心 (248)
- 第三十一回 步青云同登北阙
思白发独走西关 (256)
- 第三十二回 旅店擒妖收宝贝
村庄伏盗赠黄金 (262)
- 第三十三回 少兄老弟拜宾朋
夜走晨眠寻老父 (270)



目 录

- 
- 第三十四回 刁龙打擂逞凶
雁羽争强闯祸 (278)
- 第三十五回 小英雄智出三关
老都统勇平双寨 (286)
- 第三十六回 父子相逢议起兵
君臣会合思差将 (294)
- 第三十七回 胡总兵申文告急
云太师进表回朝 (301)
- 第三十八回 云文怀金逃走
文正袖筒传情 (308)
- 第三十九回 云太师忧国忧民
圣天子操兵操将 (315)
- 第四十回 破二关雁羽兴师
失五寨刁龙授首 (322)
- 第四十一回 弟兄夫妇共登科
郎舅师生同聚会 (330)
- 第四十二回 钟山玉吐露真名
云素晖暗传实信 (337)
- 第四十三回 云太师挂印提兵
文翰林持权标本 (346)
- 第四十四回 钟山玉督粮遇红光
章定金巡营擒季德 (354)



目 录

- 第四十五回** 云太师行营审实情
雁都统大寨闻真信 (362)
- 第四十六回** 念交情都统休兵
呈款曲太师上本 (370)
- 第四十七回** 文翰林内庭见驾
圣天子传檄封官 (378)
- 第四十八回** 北狼关胡伸告急
南极殿刁发兴谋 (385)
- 第四十九回** 飞虎闸胡伸丧命
卧龙墩钟珮回南 (392)
- 第五十回** 献地图大破番兵
顺天心共归中国 (400)
- 第五十一回** 众公卿四上陈情表
小英雄三闹太平庄 (408)
- 第五十二回** 辨忠奸朝廷正法
报恩仇众士舒怀 (416)
- 第五十三回** 结朱陈共效鸾凰
联秦晋同偕金璧 (422)
- 第五十四回** 授金书一团富贵
赐铁券万里封侯 (429)



第二十六回

抄家产钟府遭殃 逃乡土夫人避祸

217

《西江月》：

仇里仇寻更甚，恩中恩结愈深。一边一报甚分明，我劝为人要醒。避土离乡受苦，栴风沐雨耽鞋有（惊忧）。脚小苦零行，却喜英雄命。

剪断言辞归正传。话说那两参将领了胡伸的令箭，点了一千军马，出了界牌关，一路迎来，耀武扬威，十分勇壮。出关走了三日，却到了北番的地界。那北番边只见南边有兵来了，那时守汛的小番儿，一个个慌慌张张，去报酋长都都道：“不好了，南边有兵犯界了。”那酋长都都吃了一惊，登时传令五营四哨、大小



海外藏书大系

儿郎各厮杀，一面上关飞报贺总兵大都儿。那大都儿姓贺名兰，生得性如烈火，大眼浓眉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当日一闻此信，心中大怒，顿时点了一万毛袂番兵，就命酋长津梁做先锋迎敌，本都领大兵断后。

当下津梁得令，回营领兵，问钟珮道：“老御史，为何你三日前来投我，三日后就有兵来到，恐其中有诈么？”钟珮道：“恩公说哪里话来。我钟珮立身无地，蒙酋长收留，恩莫大焉，敢有诈连累恩公？恩公如其不信，待我等下关破了南兵就是了。”津梁大喜，随点兵下关，摆阵对圆。津梁从马出阵，大喝：“南蛮！”那两个参将心中大怒，骂道：“天朝的元帅到此，还不下马跪接，怎么叫我南蛮？好大胆的狗才！好好送出逃官，献上贡礼便罢，不然杀进，连你主儿总要问罪的。”那津梁听得叫他送出逃官，他留钟珮原是瞒着贺都都的，又听他出言不逊，心中大怒，也不答言，打马挺枪冲将过来。那两个参将仗着胡伸的势力，大骂：“狗奴如此无礼！”两口刀一齐杀将过来。方战了十五六合，不防张柄隐在番兵队里，恨胡伸不过，道：“我们逃在番邦，你还要追赶，也罢，待我伤他一个，也出出气。”就拍马向前拈了弓箭，看准迎头的一个参将，“当”的一箭，正中门面，拍通跳下马去了。正是：



云中雁三闹太平胜全传

一箭到穿金甲透，三分气已化清风。

那参将见伤了一个，吃了一惊，败下去了。津梁不舍，把鞭梢一指，大小番兵一齐赶上，可怜一千南兵，伤了一半。这津梁返了五十多里，方才收兵，回关献功。从此以后，越发厚待钟珮了，这且不言。

单言那名参将败到北狼关，查点军士，折了三百多名，到帅府见了胡伸，细言前事。胡伸大怒，欲起大兵出征，又怕番兵凶勇，不敢轻动，遂传令各处关前添兵把守，尽夜小心，不可轻动，候旨回来，同他打仗便了。正是：

从今南北生嫌隙，惹下干戈闹不清。

当下胡伸吩咐各路守定关口，预备番兵，这且不表。

单言那告急的文书，并胡伸的密信，到了京中，先到太平侯府中接递。那刁发看了文书与告急的本章，看完吃了一惊，连夜写成表章，候入朝见驾。次日五鼓，刁发早朝见驾，山呼已毕，呈上本章。皇上看毕，龙心大怒，骂道“好大胆的奸臣，长城不曾修完也罢，为何反入番邦，情殊可恨！”遂降旨一道：“命锦衣卫速到松江海防营王都统那里，会合常州府，将钟珮的家产抄入公府，把他一门老小俱拿入京中勘问，违旨者斩！”圣旨已下，谁敢不遵？那个锦衣卫领了圣旨，带





海外藏书大系



了兵丁，背了黄绶，飞马出京，奔往松江去了。正是：

一声霹雳惊天下，顷刻风波遍海滨。

话说那锦衣卫一路赶来，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松江海防营辕门上，来传圣旨下。事有凑巧，那日辕门值日听事的官儿，却是陈玉。原来陈玉自得山玉、章江二人的盘费，即投到松江王都统那里，做了一个听事官儿。王都统念他父亲的交情，十分厚待他。当日陈玉听知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：“恩兄此番性命休矣！我不救他，更待何时？只是分不得身，如何是好？”想了一念，计上心来，遂向锦衣卫道：“大人请在迎宾馆少待片时，待小人禀过都统，接旨便了。”那锦衣卫入迎宾馆去了。这陈玉出来，吩咐伙伴道：“若大人点我，就说到营中催钱粮去了。”说罢，飞身上马，奔出城来。到江边叫只快船，却好遇顺风，扯满了篷，连日连夜的奔走常州武进县钟珮府中，把信去了。正是：

天叫忠良逃脱命，连江满助一篷风。

不言陈玉如飞而去。再说锦衣卫坐在馆中，呆呆等了半日，也不见动静，性急起来，且到辕门大叫道：“圣旨已到，还不快接旨意么？”这辕门上众人听得此言，忙忙通报都统。都统吃了一惊，不知何事，忙叫摆香案，开中门接旨。锦衣卫正立中堂，宣读圣旨已毕，



音信雁回潮大子佳金佳

王都统方知是为钟府之事。随备晚膳，陪锦衣卫饮过酒，然后坐堂点了一千兵，同拿钟宅家眷。点过了名，点各官时，不见陈玉，同伙代他回了话，都统才另点别人同行。直忙到一更时分，方才动身到江边，叫了几十号大船，放炮开江，往常州进发。

岂知那陈玉先行一日，又是顺风快船，一日一夜，早到武进县地界。上了岸，也不进城，他虽不曾到过钟府，因他同山玉谈心，知道地名路经。他想着山玉的话，一路问来，早到钟府。却好钟夫人那日思念孩儿，一去几年无信，不知生死存亡，在那里疼哭。忽见家人禀过：“外面有一人，口称送家书来的，要面见太太。”夫人听见家信二字，满心欢喜，便道：“叫他进来！”正是：

一闻音信传鱼雁，强似天官降宝珍。

那家人领陈玉来到后堂，见了夫人，倒身下拜道：“伯母在上，小侄叩见。”夫人见到这般模样，吃了一惊，忙道：“请起。敢问尊姓大名？”那陈玉便说如何会见山玉，如何承他借盘费投到松江，如何探得京信，特来相救。夫人听了，唬得魂不附体，大哭起来。陈玉道：“事危急，走为上着，快些收拾奔杭州，找到钟兄，再作计较。”夫人听得此言，立在中庭，就如泥木一般。不





想玉环小姐在后听得明白，叫声：“母亲不要恍惚，我看此人之言毫无虚事，只好如此如此。”夫人无奈，只得依了小姐之计，将细软打成包袱，带了一个大脚丫头，装做小厮，小姐扮做相公，叫过家人吩咐道：“今日我要往镇江金山拜佛，与我叫船，我去五七日就回。”安排已定，只见那家人道：“船已成。”夫人、小姐上轿，来到江边，上了船，吩咐开船，对船家道：“我如今先到杭州顽顽，多与你些船钱。”船户道：“听随太太。”打起蓬来，往杭州去了。

当言都统同了锦衣，来到常州，令地方官同行，带了兵丁，登时将钟府团团围住，收了家资入官。那些兵丁，将钟家人俱皆绑起，只不见了夫人、小姐。官员齐吃一惊道：“钦犯在逃，如何徼旨？”无奈，点了捕快，来到金山拿人。谁知天佑忠良，夫人动身那日，镇江江内狂风，坏了无数的船只，淹死民人，总漂入江了。那快手的船户见淌了一个尸首，正与钟夫人面貌、衣服差不多，家人见了大哭道：“不好了，夫人淹死了。”众捕快看见他们哭以情真，道：“敢是已死？我们到金山却也无益，不如带着这尸首。”众捕快打禀帖回。都统道：“有这等事。”叫钟宅众家人都来看认认。众家人都道：“夫人死了。”哭在一处。锦衣卫见这般光景，



也认为真，王都统只得同常州府，合做了本章，开了单子，送了锦衣卫一千两银子：“下程几事，求大人方便。”锦衣卫大喜，收了本章，回京复旨。

到了京中见驾，天子见了本章，便道：“伊妻既死，尸首现在何处？”锦衣奏：“深恐有误，是王都统封了棺，候旨定夺。”天子听了，半信半疑，随降旨将钟宅家属发配三千里，尸首存验，不提。

再言钟夫人、小姐、大脚丫头坐在船上，好不悲伤。想起丈夫在长城吃苦，弄得家破人亡，料想今生难会了。那一日行到一个去处，名叫“毛家滩”，离西湖还有八十余里，因阻风泊了船。到了三更时分，夫人正睡朦胧，忽听得船头一声响，上来两个大汉，夫人惊醒。在月光之中，看见有人大叫：“有贼，快快起来。”小姐和丫环唬得战战兢兢，起身一看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二七回

章员外仗义疏财
钟公子母子重逢

剪断闲言，言归正传。话说那玉环小姐和夫人丫环，见船上来了两个贼人，一齐叫道：“有贼有贼，船家长快些起来！”那船家只有夫妻两个，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，听见中舱内有贼，慌忙起来，拿了根竿，开了后舱门，出来大喝道：“甚么人敢上船来？”那两个贼见船内无人出来，便放大了胆，大喝一声，骂道：“大胆的王八犊的，大王爷爷在此，好好献出宝来送咱，免咱一齐动手。”那船家用篙来撸，被个贼一把接住，顺手撑开，将他一跤跌倒，捺在船中，用绳子捆住，放在岸上，由他喊叫。复上船来，劈开中舱门。正是：



云中雁 金瓶梅 卷之八

屋漏又遭连夜雨，行船更遇打头风

可怜钟夫人哪里经过这宗事，唬得战战兢兢，只是乱抖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小姐、丫环扯着夫人，往后舱，躲在舱板底下去了。

这两个强徒进了中舱，点灯一照，只见铺了两床铺盖，并无一个人。那个贼也不管好歹，先将两床行李、铺盖、衣衫，打了一个包袱，放在半边，然后来到后舱寻人要宝。多亏那大脚丫环，本是妆着书童的模样，穿着男人的衣服，拦住后舱门，见事不偕，迎舱跪下，口叫：“大王爷爷饶命！小的是奉主差往江南有事的，随身一人。只有些须行李、衣服，并无甚么宝，要求大王爷爷饶命。”那强徒大喝道：“你既是远行的人，焉无元宝之理？快快献出，免得动手。”那丫环再四哀告，这两个贼便撤出一口明晃晃的刀来，一把揪住道：“快快献宝！”正是：

清清世界胡生事，朗朗乾坤出歹人。

可怜这丫头唬得魂不附体，叫道：“大王爷爷，不要动手，我我有几两盘川银子，献与大王罢。”那强徒喝道：“快快献出来！”丫环爬下中舱，到夫人卧榻之下，掀门开锁伏板，拎出一只箱子，里边还有三百两银子、头面首饰，一总在内。丫环开了箱子，拿出一半银





聊外語事人系

子，双手献上道：“大王爷爷请收。”那强徒贪心不足，喝道：“连箱子献来罢了，还说长道短做甚么。”一个捺住丫环，一个来拿箱子。丫环大叫道：“大王，里边还有许多书信纸扎，大王要他无用。”那强徒也不睬他，扛着箱子上岸去了，这个扛着行李也上岸而去了。丫环来扯行节、衣包，被强徒一脚，拍通踢倒，飞身而去。正是：

严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单奔失时人。

可怜钟老夫人，也是家运乖张，前生定数，被奸臣凌逼，弄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险些儿丧了性命。多亏陈玉冒险送信，方能逃出来。也指望上杭州，寻着公子，再作计较，谁知走到半路，又遇见强徒打劫，一定连衣衫、行李都去了，真正苦中之苦，悲上之悲。后人

有诗叹道：

皇天何事陷忠良，家破财空实可伤。

骨肉一家分几处，天涯漂泊断人肠。

那丫环被一脚踢倒舱中，半晌方才爬起身来了，望外一看，只见两个强徒倒去远了。只见船家在那里喊叫：“救命！”那丫环忙叫船家的儿子上岸，解了绳子，船家爬上船来。丫环向后舱叫：“夫人、小姐、太太，快些出来罢，贼已去远了。”可怜夫人、小姐惊得目



瞪口呆，爬到中舱，夫人抬头一看，只见船舱中抖得稀乱，铺盖、行李都去了，大叫一声：“我好苦命呀！”登时气塞咽喉，跌倒在那船板上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

话说夫人跌在舱中，把个小姐、丫环唬得慌在一处，忙近前抱住，救了半日，方才悠悠苏醒。叹口气道：“叫我如何是好，怎生过活？”放声大哭不止。小姐在旁劝道：“母亲少要悲伤，苦坏了身子。自古道：‘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没柴烧。’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去了可以挣得回来，倘若苦坏身子，如何是好，那时叫孩儿怎生摆布。”夫人哭道：“我儿说虽是这说，只是如今四海茫茫，若无盘费，寸步难行，叫我如何不苦？”小姐道：“只好且站且走，哭也无益了。”劝了一会，查查失物，一切都去了。幸亏丫环有个旧行李，扎在船底下，不曾拿去。里边是丫环积的八九两散碎私房银子，两三件小衣衫。小姐身上每日零用的银子，还剩了五六两，且做盘费再讲。

查查点点，早已天光大亮，船家开船，叫道：“太太不要哭了，恐前边营汛，知你失了盗，报起官来，反要连累小船，耽误日子。”夫人听了，不敢作声，可怜这一口怨气，闷在心中，连饮食也不吃了。小姐在旁，惟有





心中悲苦，暗暗流泪。一路行来，日落西山，却到了杭州东门的码头。泊了船，船家问小姐道：“相公，还是投亲朋家去，还是寻下处安身？”小姐一想，并无投奔，倒回答不出。正是：

凄惶好似孤飞雁，失队离群没处栖。

小姐想了一会，道：“船家长，这件到要难为你。我们也不投亲朋，也不要下处，要寻个尼庵静处，与家母居住。家长，你是两头走惯了的，路还熟识，托你领小厮去寻，寻了回来，打酒请你。”船家答应，带了那假小厮上岸，沿西湖去寻。

这西湖上有七十二个小名的静室，其余的小庵，也不计其数。那日船家带着丫环寻来寻去，寻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叫做“雷峰坛”。坛边有个小小尼庵，名为“雷峰观”。观外湖中，便是雷峰塔，乃当年白蛇精在西湖上迷许仙，后来被金山法海禅师用塔镇住蛇精，雷火焚炼，故名雷峰塔，乃西湖第一个胜景。

当下那船家进了雷峰观，会了老尼姑，讲明了房租，复回到船上，向玉环道：“相公，静室租定了，乃是雷峰观，是西湖第一胜景，十分清雅，每月房租一两银子，相公还是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难为难为。”随收拾了，叫两乘轿子，同夫人上轿，丫环同船家押着行李，一直